

小漁歌

田月著



漢漁歌之阮春花

飾演者雲燕銘

北京新戲曲書局印行

PDG



1. 連性命都不要了，還怕髒了衣服？



2. 春花偕漁郎到漢川救父，擊退賊船。



3. 夜戰場
4. 春花待父歸來。



「江漢漁歌」故事

距今約七百年前，金主亮發女真，契丹，奚三部兵馬二十四萬，中原「漢兒」及渤海軍十五萬，號稱六十萬，大舉南侵；一由揚州窺建康，一由荊襄犯江夏（武漢）；重兵既圍安陸，遊騎進闖漢川，江夏危急！

當時都昌人曹彥約（字簡甫）適由湖南調來，代攝漢陽太守，知郡兵寡弱，難當大敵，力排奸論，搜訪民間豪杰：得許高，一打鐵匠人，使總民兵，守漢陽城，輸軍實，防奸宄；趙觀，一窮秀才，愛結漁民，事母以孝聞，使領五百騎防南河水道；黨仲昇，原洞庭楊么舊部，材武有勇力，使將宣撫司軍，渡江劫金人砦。

有漁民阮復成，嘗從宗澤與金人戰。澤死，携其愛女春花隱於江湖，打漁爲生，曾擒一奸細，解送彥約。彥約見其愛國忠誠，老而彌篤，勇力亦未稍衰，因命其結江漢漁戶，助官軍殺賊，趙觀復授以方略。漁民間有報國機會，莫不振奮！

許高既奉命，多方募捐助餉，他自己也捐出家傳寶劍。以出身鐵匠，不廢其業，連夜與其妻鏹鍊刀箭，作諸工匠表率。

黨仲昇別妻赴敵，與劉芳合，由漢江上遊入漢川，逼近敵砦，探知敵左右先鋒，一李成，漢人，一銀珠，兀朮舊將，素驕橫，與李成不和，因用奇計，使相鬥。仲昇突入敵陣，斬銀珠。金帥蒲魯喝，疑李成投宋，亦斬成。仲昇混戰，中流失殉國。

仲昇將死，作血書，託副將劉芳寄彥約。劉芳殺出重圍，至江邊，無舟不得渡。適阮復成單舸探敵，因接芳登舟，被敵將發見，追至中流。方危急間，春花駕舟迎父，射敵將落水，因得脫。

先是，趙觀母有弟二順，出外多年，其妻子在家賴觀資助，得免凍餒。某日，二順忽歸，以金百兩贈其姐，要她勸趙觀閉戶讀書不問國事，謂金兵來當不相犯。趙母嚴詞拒斥，並呼街隣「拿賊」！以是被二順所殺，觀女小娟亦不免。二順臨走，置趙觀甚劍。觀疑其母學王陵母所爲，以死堅其志，大慟。及見劍上無血痕，又母素愛小娟，疑有別故。幸街隣擒二順至，觀手刃之。

方阮（復成）劉（芳）偕返南河，江北岸仲昇殘部，會合汴浚河魯部，與敵殊死戰。火光照江面盡赤。彥約分別令趙觀死守南河，復成領漁民忠義軍燒敵戰船。劉芳繼至敵後會合何魯部擾敵退路。

彥約雖悲仲昇之死，而謂會有人告以仲昇乃楊么餘黨，未可重用；楊么勾結金人，今仲昇能忠勇死國事，足以蓋其愆云。阮復成力爭：「楊么亦是忠勇之士，嘗殺金使約與宋共拒外寇，且除貪污，均貧富，與人民一體」，阮復成的說法當然不能被彥約接受，軍事惶惶，復成也未便多說，但與其愛女在江邊步行中，頗吐露苦悶，他說：這是古話說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後來曹彥約在湖南擒斬暴動農民首領李元勳等，正可見彥約當時雖較開明，基本上仍是當時統治者的忠實的爪牙）。

漁民對戰陣雖非素習，但一旦覺悟提高，經號令約束，又有英明指揮，遂成抗敵勁旅。那晚江雲如墨，南風大起，火箭火桶，大顯威力，敵艦次第受創。撒離喝攻南河，以十倍之衆圍趙觀

軍。觀悉力防守，終不退。及許虛軍至，合力夾擊，斬撤離喝。

蒲魯喝以小舟逃歸北岸，敵大營已被我焚破。再逃至府河口，扼於何魯幾不免。及抵安陸，該城先一日已被民軍恢復。時金主亮犯采石亦爲虞允文所破，亮死於軍中，金軍慘敗北歸。

當金兵北潰，民軍凱旋歸來，彥約迎候城邊，一一舉酒慰勞，歌頌父老功德。何魯拱手別去。阮復成父女亦逃席登舟，見戰後長江，餘火未熄，屍體漂流，有敵有友，父女不勝嘆息。春花說：「且喜江山依舊，當仍結網捕魚換美酒以娛老父」。復成却說：「強寇未滅，小朝廷偷安江南不足有爲。當以此次經驗，廣結民間力量，力圖恢復。」這樣談着他們父女的小舟就在紅日初上，江風猶腥的時候，掛起小白帆向他們柳林茅屋駛去。

「江漢漁歌」是這樣發展的

田漢

這戲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爲「保衛大武漢」寫的。爲着想找些本地風光的題材，我已經寫了一個守襄陽的故事叫「夫人城」。後來得了一本「漢陽志」，在其敘述歷代沿革中我發現南宋中期這個動人的史實：三數民間豪傑，團結江漢漁民，居然能赶走強寇，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合我們的要求了。我趕成了這齣京戲就在雙十節那天，在漢口大舞台，由安舒元，王永泉兩君演出：安君飾阮復成，王君飾許嵩。那時還叫「漁父救國」。

其後軍委會政治部三廳的同志轉進到長沙，經過長沙大火後到了衡陽、桂林。這期間我一直領着一個平劇宣傳隊：主要的演員是李雅琴、徐敏初、李迎春等。他們對演新戲信仰極高，能力也很強。應該說沒有他們的鼓動，我不會寫出那許多京戲的。

「江漢漁歌」的全劇是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園一個小樓上寫成的。那時候抗戰形勢已經很不順利。我們三廳的同志們到處受人歧視。我無事可做，就抓住這一「卑俗」的文體來發舒我的精力。也正因文體卑俗，開始是比較不被干涉的，但等到再回衡陽便不行了。衡陽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問我爲什麼要寫「今日民生不易，織布的不必有衣裳，種田的不必有飯吃，打漁的也難得有鮮魚吃」。他們幾乎單爲我們劇團設了一個審查機關。

我們當時對導演却也非常認真的，「江漢漁歌」足足排演了一個月。上演時把唱詞全發給觀

衆，有錯的憑人指出，隨時改正。我也嫌阮復成二六太長，但徐敏初很有勇氣，每唱他一字不漏，而且必有效果。當時主要導演是今日在武漢的龔嘯嵐君。這戲在湖南曾經名伶吳紹芝先生湘劇化，第一次在湘潭演出。其後又上演於長沙、衡陽、桂林。鄭亦秋兄在桂林曾參加我們的文藝戲劇團，後來他在江西一帶也演過此劇多次。

馮玉崑先生創辦四維兒童劇團，由全州來參加在桂林舉行的西南劇展，演出的也是「江漢漁歌」。演春花的是今天本局戲曲實驗學校的研究生解銳青同志。導演也就是此次京劇研究院導演之一的李紫貴同志。

從貴陽到昆明，四維學校演這戲的回數真多。演阮復成的沈維志才十三歲，演得如此蒼涼遒勁，不幸他和他的五位同學在由貴州赴湘、過玉屏縣的途中覆車遇難了。

使「江漢漁歌」和關內外的觀衆接觸的也還是虧着四維的小朋友。他們後來分成了四個分校，輾轉各地，幾乎每一分校都有這個戲。但因此劇人數要的多，而他們不夠，便隨意把場子割裂，却是憾事。

在當時宣傳抗戰的要求下，這戲雖也起了若干的作用，但在今天是非常不夠的。久想加以修改，因無實際需要便也拖延下來了。京劇研究院因這戲頗能表現一種健康勝利情緒，預備繼「三打」後上演，還給了我再考察這些人物和主題的機會。洪深先生要我「存真」，我只做了儘可能的加筆。首先是事件年代的改正，因據宋史曹彥約本傳，他分明不是與岳飛同時的人。其次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階級矛盾，這比以前稍深入一點了。再其次原劇中流矢戰死的是許高，於今

也根據曹彥約本傳改爲黨仲昇了。

最後，京劇院上演此劇導演者正是我們多年戰友紫貴、亦秋兩兄，又有和曾、宗義、燕銘、洪春、雲溪、椿華、素英、憶蘭諸位參加演出，是值得我高興的。但也使我想起李雅琴、徐敏初、李迎春，他們現在不知道在那裏？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午夜

漁歌：（主題歌）

漁娘：「大別山頭掛夕陽，月湖清淺泛鷺鷥。子期不在伯牙往，流水高山空斷腸，空斷腸。」
漁翁：「西望夏口東武昌，此是千年古戰場。漁翁莫作太平夢，江湖滿地是豺狼，是豺狼。」
漁婆：「莫笑漁婆兩鬢霜，漁婆愈老愈剛強，兒郎儘管去打仗，我們替你縫衣裳，縫衣裳。」
漁童：「漁娘含笑勸漁郎，烟波江上練刀槍。練好刀槍有什麼用？一朝有事保家鄉，保家鄉。」

江漢漁歌人物表

李成（金先鋒，漢人降金者）

銀珠（金先鋒）

哈咕帶（金將）

撒離喝（金將）

完顏（金軍師）

蒲魯喝（金寇西線元帥）

阮復成（老漁民，宗澤舊部）

阮春花（其女）

船夫

百姓

趙觀（漁民組織者，秀才出身）

朱小二（奸民）

曹彥約（代漢陽太守）

中軍

衙役甲

乙

黃秋水（曹幕賓，舊同學）

許高（義士，鐵匠）

黨仲昇（義士，洞庭楊么舊部）

探子

漁娘

漁翁

漁婆

漁郎

王有才（奸民）

朱貴（奸民）

船夫

老漁翁

趙觀母

娟兒（趙觀女）

劉二順（趙觀舅）

衆街鄰

許夫人

周將軍

馬將軍

楊新（宜撫司提轄）

宋將

劉芳（黨仲昇副將）

梁桂英（黨妻）

黨小傑（黨子）

何魯（汴梁湖英雄，楊么舊部）

報子

趙子

金兵甲

金兵乙

粘罕

站堂軍

江漢漁歌

第一場

(四金將起霸報名)

銀珠：銀珠。

李成：李成。

哈吉蒂：哈吉蒂。

撒離喝：撒離喝。

李成：衆位將軍請了。

衆：請了。

李成：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大發點。四龍套。蒲魯喝，完顏。大纛旗。引上)。

蒲魯喝：(引子)奉命取南華，指日裏，踏平江夏。

衆：參見元帥。

蒲魯喝：諸位將軍站立兩廂。

衆：呔！

蒲魯喝：（念詩）

萬馬下荊州，投鞭可斷流，南朝兵氣蹙，北將定封侯。

（白）本帥大金邦左將軍蒲魯喝，正隆皇帝駕前爲臣。聖上發兵六十萬，大舉南征，命俺率領本部精兵直取荊襄，踏平江夏。已將安陸縣圍圍圍住。打聽得南朝新調曹彥約代理漢陽太守。李成將軍。

李成：在。

蒲魯喝：此人如何？

李成：此人乃進士出身，在湖南江西一帶爲官，甚得民心。

蒲魯喝：這却難辦了。

銀珠：元帥，漢陽兵微將少，大軍一到，如泰山壓卵，無攻不克；末將打聽得曹彥約曾與朱熹

講學，也是一個不中用的道學先生，何足道哉！

李成：那曹彥約雖是一介書生，閱歷甚多，十分精明強幹，未可輕敵。

蒲魯喝：他二人各執一見，完顏軍師以爲如何？

完顏：他二人說得都有些道理——

蒲魯喝：唔。

完顏：但是都有點不對。曹彥約據末將的消息，可真是個少有的幹才吓。只是上面有康王那麼個劉阿斗，下面有那麼多愛錢惜命的狗，縱然有一兩位曹彥約又能幹得出什麼來？至於

那些將師們像宗澤岳飛那些能打的，也都死的死了，殺的給殺了。於今這些位將軍們都是些驚弓之鳥，可以虛弦而下。

蒲魯喝：軍師所見，正合我意，只是我國自伐宋以來，宋朝的將帥還好對付，宋朝的老百姓，却處處與我軍作對，十分可惡。

完顏：元帥但放寬心，漢陽之事小官早有佈置。大軍此去如入無人之境。

蒲魯喝：（大喜）怎麼講？

完顏：漢陽可唾手而得。

蒲魯喝：如此就煩軍師傳令。

完顏：李成、銀珠二位將軍聽令。

銀珠：（同）在。

完顏：命你二人各帶本部人馬，連夜繞過漢川，直取漢陽。

李成：（同）得令。

完顏：哈吉蒂將軍聽令。

哈吉蒂：在。

完顏：命你帶領戰船百隻，順流而下，搭造浮橋，接應步軍。不得有誤。

哈吉蒂：得令。

完顏：（對浦）傳令已畢。

蒲魯喝：衆將官！（衆應介）今日之戰好比荒郊走馬，順水行舟。指日奪取江夏名城，好不快樂人也。

（唱）此一去如入那無人之境，我眼前已看見江漢名城；黃鶴樓去把那慶功酒飲，月湖上載美女，聽一聽瑤琴。擊動了三進鼓，催軍前進。（轉場白）

衆將：大纛旗狂風拆斷。

銀珠：啓主帥，狂風拆斷大纛旗，人馬不可前進。

蒲魯喝：却是爲何？

銀珠：狂風大起，恐於我軍不利。

蒲魯喝：噫！漢陽乃區區之地，焉有退兵之理，況且風從西北而來，正是天助我軍成功。換了新旗桿，催軍前進。

衆將：噯。

蒲魯喝：呀，

（唱）一陣陣狂風起好不驚人。（下）

第二場

（內叫：『開船哪』）（阮同女兒春花划船上）

阮復成：（唱大粉蝶）百戰軍家，變成了，白髮漁家；對姪兒，柳蔭閑話。

阮春花：（唱）老爹爹，你把那、雄心壓下，漢江頭、撒把網撒。

（白）：爹呀，我說你年紀雖然老了，氣力可還沒有老。你看周家叔叔比你年紀小得多，撒網可早就撒不開啦。

阮復成：（慨然地）想當年爲父跟隨宗澤宗老元帥和金兵打仗的時節，誰不恭維我的力氣大，如今一轉眼就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爲父兩鬢如霜，老了、不中用了。（不覺彈淚）

阮春花：爹呀，倘若金兵殺到我們這兒來，您還能打仗嗎？

阮復成：（強）怎麼！兒問倘若金兵殺來了麼？

阮春花：正是。

阮復成：有道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當年宗老元帥至死不忘國事，他在鎮江病死的時節，還大叫三聲『過河殺賊』。爲父雖然老了，也是宗老元帥的好部下。自幼奔走江湖，廣交豪傑，無非想有了機會，拚了這幾根老骨頭把敵人趕出中國。兒啊！（唱）：老馬猶有千里志，烈士豈無報國心？倘若金兵來犯境，拚着我這幾根老骨頭要掃滅敵人。（起網介）（白）：好大的鯉魚！

阮春花：唷！真的金黃黃的，活潑潑的，養起來咱們自個吃吧。

阮復成：看你今天又饒起來了！可知道兵禍連年，捐多稅重，種地的無有飯吃，織布的無有衣穿，我們打魚的也難得有鮮魚吃。這尾鯉魚還得拿去換些銀錢，也好繳納魚稅呀。

阮春花：是。女兒知道了。

阮復成：（急慰之）不必難過，待爲父再撒幾網，有了多的鮮魚，你我父女飽餐一頓。春風大起，我兒張起帆來。

阮春花：遵命。

（唱）：春風大起江波皺，張起帆來把網投。但願得將魚兒換來美酒，也好讓白髮人略解煩愁。（鄰舟載逃難客人走過）

（白）：爹呀。你看這幾天搬家的可多啦。

船夫：坐好了，人太多了，當心掉到江裏去。

阮復成：（招手）喂。張太公，你們那裏去吓？

船夫：我們是替提刑千戶邵老爺運行李下鄉吓。

阮復成：這幾天外面消息怎麼樣了？

船夫：不大好。聽說金兵就要來了。你們有女兒的也得早做準備。（下）

阮復成：幾日不到街上去，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趙觀上）

趙觀：喂，船夫，渡我過江。

阮春花：爹爹岸上有人叫咱們哩。

阮復成：那個？

阮春花：爹啊，您看這位可不是在廟裏講話的趙先生麼？